



人民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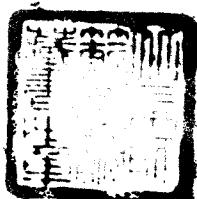
1267/95

# 邓 拓 散 文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86124



人民日报出版社

786124

邓 拓 散 文

邓 拓 著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6.5 字数157千字

1980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8,000册

书号10132·009 定价0.75元

DE 86/23

# 邓拓散文

## 目 录

从天安门到全中国	( 1 )
英雄的路	( 4 )
访“葡萄常”	( 9 )
老画家的新创作	( 14 )
陈仓道上	( 18 )
儿童画的风格	( 22 )
谈谈周文矩的太真上马图	( 26 )
新年谈杨柳青年画	( 33 )
纪念我国古代十大画家	( 37 )
你看山水风景美不美	( 40 )
新罗山人的画	( 44 )
鉴赏新罗山人作品的感受	( 46 )
中国古代绘画的光辉艺术成就	( 53 )
一个新发现的神话世界	( 58 )
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	( 65 )
看看黄山有多美	( 70 )
漫谈《穆桂英挂帅》	( 74 )
从石涛的一幅山水画说起	( 80 )
高甲戏的艺术特色	( 86 )
传奇的艺术之花	( 90 )

令人怀恋的漓江	(94)
黄胄作品中的“三新”	(98)
曹雪芹和《红楼梦》	(101)
郑板桥和“板桥体”	(107)
可贵的山茶花	(113)
北京的古文化街——琉璃厂	(118)
梅兰芳画扇题跋	(123)
李蝉和他的画	(124)
北京画苑一瞥	(127)
听琴记	(131)
钱松岳的山水画	(135)
吴作人的艺术生涯	(141)
从借书谈起	(150)
废弃“庸人政治”	(152)
谈“将才”	(155)
聂荣臻在晋察冀	(158)
《中国青年》和恽代英	(180)
国殇·诗魂·诗的永生	(184)
附录：邓拓和人民日报	(188)
后记	

## 从天安门到全中国

每年十月一日来临的时候，我不只对于我们伟大的国庆日表示衷心的祝贺，并且总要联想到北京天安门这座巍峨的古老的建筑物。天安门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经受的痛苦和欢乐，都做了永不磨灭的历史见证，许多历史都从它身上写起。

远的不说，就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的“五四”运动说起吧。1919年的5月4日，当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巴黎举行“和会”，对全世界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重新商议分赃宰割的办法。日本帝国主义竟然要“继承”德国帝国主义当时在我国山东所侵占的特权。美英法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又竟然决定要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当时中国北洋军阀的卖国政府，事先对山东问题已经表示“欣然同意。”于是中国在所谓山东问题的国际交涉中就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这一天消息传到北京，北大、高师、法专、高工等十几个学校的爱国同学三千多人，齐集天安门举行大会。接着，示威游行的队伍打进了赵家楼，焚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并且与反动的军警发生冲突。从此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五四”运动，开展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历史的崭新一页。也可以说，这一页历史是从天安门写起的。

“一二九”救亡运动也是从天安门开始，然后发展到全中国

的一个划时期的爱国反帝和人民民主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积极分子，现在有许多都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干部。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九年前的10月1日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成立的。而且，就在那个时候，在天安门广场南面，开始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天在举国歌舞欢庆的时候，我们更加觉得过去的人民英雄，为神圣的革命事业所做的伟大贡献是永垂不朽的。在这里，我要写下二十八字来歌颂这个历史的伟迹：

举国腾欢起舞时，  
天安门下动遐思；  
春秋大事书万卷，  
不敌英雄纪念碑。

天安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加经历了伟大的年月。从这里开始，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布了许多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件。

我们在这里举行了抗美援朝的群众大会，举行了支援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群众大会，举行了声援伊拉克人民革命和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干涉中东的群众大会。最近我们在这里还举行了反对美国侵略我国沿海岛屿和台湾地区的群众大会。我国土地改革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等等，这一系列国内重大的变革，也常常是从天安门首先响起了锣鼓，进一步发展到全中国去的。这说明了天安门现在更加成了我们全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伟大见证了。

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来庆祝国庆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稻谷、马铃薯、高粱、玉米、谷子、红薯

等最新的纪录。我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光学仪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种创造发明，一定都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这一切说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发展，客观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只要是客观可能的事情，通过主观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可以断定，我们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想想这美妙的未来，我要高吟一首诗，为天安门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赞颂：

古来岁月去悠悠，  
独向高城瞰九洲；  
今日天安门外路，  
四通八达遍环球。

（原载《新观察》一九五八年第十九期）

## 英　　雄　　的　　路

——宝成铁路正式通车有感

有一条六百六十八点二公里的钢铁的大动脉，正在我国腹部陕、甘、川三省的高山深谷与平川沃野之间跃动，这就是宝成铁路。它又象是一个钢铁的巨人，两脚踏住了险恶的秦岭和大巴山，两手拥抱着富饶的秦川和川西平原。它为广大的山区人民与平川人民沟通着和灌注着新鲜的血液；并且发动着这里的一切可能的力量，为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它生长在英雄的时代，只有我们英雄的祖国和英雄的人民，才能养育这英雄的路。

我来到宝成路上，正当这个征服天险的英雄的路就要正式通车的前夕。全线职工和各地来宾，都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条铁路的斗争史。国家验收委员会满意地宣布：宝成路全线验收完毕，即日正式营运。这是经过多么艰巨复杂的斗争的结果啊！

兴建这样的一条铁路，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何等巨大的意义，这个问题，在许多文章中已经做了说明。我现在要说明的问题是：宝成路怎样成功地征服着自然？它又怎样有效地锻炼和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同时改造了人们自己？

看看这条铁路线上许多险恶的地形和地质条件，我们就不难了解，宝成路是中外铁路建筑史上罕见的一条铁路，它称得起是英雄的路而绝无愧色！宝成铁路北段九十四公里，通过秦岭和嘉陵江上游，这是古代冰川地带，又是七级的地震区域，岩层风化现象十分严重，岩石节理破坏，地下水多，河谷中有许多古老的

滑坡。中段六十五华里，沿着嘉陵江两侧几乎都是悬崖绝壁，古代的栈道由这里经过，这一段仍然处于七级或六级地震区，山脚水边也有许多古老的滑坡。在这样的地质条件下能不能兴建铁路呢？据说从前有一个地质学家断定秦岭地区是不能兴修铁路的。现在事实已经完全打破了这种武断的结论，做出了与它相反的肯定的回答。试问现在还有谁怀疑这个事实的吗？那就请他到宝成路上来参观吧！

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建设宝成铁路的计划，经过全面考虑以后，就始终坚定不移地为它的实现而奋斗。虽然早已预见到可能遭遇的严重困难，但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儿女们，一切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是决不肯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的。从1952年的“七一”开始，来自各个省县的地方党政工作干部、老铁路职工、人民解放军转业部队和抗美援朝胜利归来的工程总队，以及刚刚离开农村的大批新工人，就陆续地投入了建筑宝成路的伟大斗争。他们经历了无数的险阻，终于完成了计划。即便是在地质条件很坏的若干工程上，消除自然病害的努力也已经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国家验收委员会的结论是：宝成路北段工程质量优良，中段工程质量良好，南段工程质量优良，全线符合二级铁路的标准。所谓二级铁路就是全年载重不超过二百万吨的，而一级铁路的全年载重量则超过了二百万吨。一级和二级的铁路都是全国铁路的干线，它们是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分别规定不同的载重量，两者之间在工程质量标准上是没有差别的。而宝成路作为贯通我国西北和西南的铁路干线，并且同全国其他干线衔接起来，这是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

但是，这一条铁路的诞生，一方面充满了英雄的凯歌，另一方面也不免引起了临产的痛苦。这是很自然的。负责指挥宝成路全线工程的熊宇忠同志对我说：国家交给我们这样重大的任务，作为共产党员，我们有信心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同自然界进行了

残酷的斗争，我们认识了自然界是一个顽强狡猾的敌人，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本领，同它斗法，才能最后战胜它。我认为熊宇忠同志的话是正确的。宝成路建设成功的这个事实表明，我们的人在同革命的敌人作斗争中已经学会了许多本领；现在向自然界进行斗争，必须重新学会一套本领；而所有这些本领，只要我们的人有决心，肯努力，就一定能够学会。

从铁路建筑工程的角度来看，许多老工程师都说，宝成铁路是一所最完备的大学。这里集中了各种典型的地形和地质的特殊情况，给勘探、设计、施工以及经营管理等各方面都带来特殊的经验、为中外铁路建筑史上所罕有。例如在秦岭上的铁路轨道，盘旋曲折，上下五层、构成了三个马蹄形和一个“8”字形的错综状态；在“8”字形的中间，还有一个宽六十公尺、长六百公尺的山沟，上下四层有十二个隧道口和七座桥梁同时施工。这种工程技术的复杂性只有在宝成路上才能见到。

先进工程技术在宝成路上的运用有很突出的成就。对山头举行大爆破便是一个例子。特别是指向大爆破，功效如神。如在嘉陵江上的李家河，山势迂回，江水本来象S形蜿蜒而下，铁路要通过这里就必须架设大桥和涵洞。由于专家的帮助，实行了指向大爆破，这座山头一次就被炸倒，并且按照指定的方向，填塞了弯曲的河床，使江水立刻改道，直流而下。同样，秦岭上的青石崖本来是峻峭的山峰，铁路要通过这里不但没有站场，并且还需要建筑一座大隧道和一座大桥。采用大爆破的方法，一下就把山峰炸平了，崩裂的砂石填平了山谷，铁路通过这里既有适当的站场，又节省了隧道和桥梁的建筑工程，完工的时间也提前了。人们常说的“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奇迹，在宝成路上真正实现了。

还有更复杂的向自然界作斗争的一套方法，是用来对付地质条件恶劣的古老滑坡的。例如嘉陵江边的谈家庄、马蹄湾等处，

本来是不稳定的滑坡地带。要想制止地基的滑动，必须排泄地下水，使边坡干固稳定。工程局用了种种方法，修建截水沟、引水沟、小型窝沟、泄水窝洞和渗井等，尽量使地下水排出，有的地方甚至在路基下面三十多公尺的深处挖掘泄水洞，直通嘉陵江。这样就稳定了边坡，巩固了路基。许多工程师和专家都认为，多种复杂的地质情况同时出现，这除了宝成路以外，别处是很少见的。

在同自然界斗法的过程中，必然会锻炼出大批优秀的技术人材，积累丰富的技术经验。这样的人材是关在学校里培养不出来的，这样的经验也是任何书本上找不到的。“从不懂到懂”，这是参加宝成路工程的广大职工的口头禅，也是人们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真实过程的反映。负责宝成路北段工程的李荣村同志告诉我：最初谁也没有经验，新成立的摊子，技术和管理水平都很低。除了少数老人以外，80%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有许多农民连铁路都没有见过，只好临时学一点简单的操作，一面参加劳动，一面继续提高。这样慢慢地就培养出来了很大的工程技术队伍。现在这个技术队伍的力量已经是相当强大的了，这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一份财富。

我在宝成路上见到的有从老人中提拔出来的技师李振田同志，也有许多经过实际考验的老技术人员。他们日日夜夜在工地上，在工人阶级群众斗争的洪炉中，不断地得到锻炼，不断地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改造了自己。工程师刘宏业用他自己的经历说明，在旧社会里，技术人员的力量不能发挥，真正干铁路工程还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他说现在才真正懂得什么是人民铁道事业。工程师安石回忆1953年12月才到秦岭工地的时候，党号召用竖井的方法开挖隧道，他想这一定做不成。因为他不相信从山顶打下一个竖井，由井底引伸出前后两点，挖出隧道能够不发生偏差。但是他的想法错了，竖井开成功了。工程师张业鑫以新旧铁路工程做

对比说：1943年在黔桂铁路线上要开一个三百三十公尺的隧道，七百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没有做成，现在开一个四百零二公尺的隧道，三百多人不到一年就打通了，这怎么能够叫人不心悦诚服呢？工程师庞振东表示，他最佩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说，每一个隧道或桥梁的兴修，往往经过正面和反面意见的激烈争论然后才确定下来，如今线路上任何一个工程都有大批原始资料和不同意见的记录，这是非常难得的活的教材。至于工人群众的合理化建议，它的正确性有时还超过了工程师的意见。从这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的谈话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实践多么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认识，实际斗争是改造人们自己的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

## 访“葡萄常”

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有一条胡同，名叫下唐刀；胡同里住着一家姓常的手工艺人，外号“葡萄常”。

常家本是做料器玩具的家庭作坊，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什么葫芦、果子都能作一些；而最拿手的是软枝紫葡萄，作的象真的一样。“葡萄常”的名声就由此而来。

守着家传的特种手工艺的技巧，常家的姑侄姊妹们竟然都不出嫁。她们几十年来凭着自己灵巧的双手，辛勤的劳动，度着清寒的岁月；直到白发催走了青春，她们也不后悔。

现在“葡萄常”的主持人常桂禄是六十岁的老姑姑，耳朵已经聋了，身体却很健壮。她说话时洪亮的声音和大踏步走路的姿态，使人自然而然地会想象到当年这位蒙古族的姑娘够多么倔强而豪爽。她有姊妹各一人。姊姊常桂福是身披袈裟的剃发女尼，猛一见面简直要把她误认做和尚。她说话的声音也和男人差不多，举止动作完全摆脱了女子的模样。虽然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她却还照旧参加劳动。妹妹常桂寿，五十六岁，在三个老姊妹中间，要算她是最精明能干的了。她的风度和两位姊姊有很大不同，这只要看她那瘦长的身材和有时在脸上泛起的红晕就可以知道。她们有两个侄女：常玉清五十岁，作风有点象她那位出家的大姑常桂福；常玉龄四十五岁，举动和谈吐同她的二姑常桂禄十分相象。这五个姑侄姊妹把手工技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作成

一串串的葡萄比那园子里新摘下来的也差不多，深紫色的薄皮上复着一层轻霜，柔软的枝干衬着几片绿叶，叫人望见它们嘴里就有酸甜的感觉。这些葡萄受到广大人们的称赞实在不是偶然的，这是常家姑侄姊妹的血汗和眼泪的结晶。

老辈子的生活象梦一样地消逝了，然而，这几位姑侄姊妹每次谈起来总还是历历如在眼前。她们几十年来相依为命，从旧时代黑暗的牢笼中走出来，一步步踏上了真正的解放之路。时常使她们感动的今昔生活的鲜明对比，怎么能叫她们忘怀呢？

“谁能想到我们已往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当我问到常家过去的生活状况时候，常桂禄感叹起来了。她们姑侄姊妹们围坐在中堂，你一句我一句地诉说着两代相传的往事。

那是清朝咸丰初年，太平军到了南京，全国震动，清朝政府加紧压迫和勒索，闹得在旗的下层人民也都不能生活了。常桂禄的父亲常在，从正蓝旗的蒙古营里搬出来，就开始作料器玩具，自作自卖，维持家计。有一年灯节，西太后派人搜罗各种手工艺品，在旗的人都知道常在的手艺高，就叫他往宫里送东西。据说西太后看他作的料器好，赏了他一个字号，叫“天义常”。后来常在去世，他的两个儿子，蒙古名是扎伦布和伊罕布，继续操这手艺。

伊罕布作活最辛勤，有一次他的作品参加了巴拿马赛会，得了奖状。可是，在那些时候，手工艺人总是受轻视的。伊罕布身体很弱，生活又苦，只四十九岁就死了。他的妻子现年七十二岁，随着常桂禄姊妹们过日子，也参加劳动。他的女儿常玉龄从小就跟她的姑姑们学会了一手好工艺。

不久，扎伦布也死了。他的女儿常玉清也随着常桂禄姊妹们过活。他的儿子有的早死，有的出家了，留下三个孙子。从此常桂禄姊妹们就挑起了全部生活的重担。

“扎伦布和伊罕布去世以后，百事只好都由我们姊妹承当。”

常桂禄谈起后来的生活，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就停住了。

她们过去生活中最痛苦的期间，是在日伪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十二个年头。常家的手艺再好也经受不了那些苛捐杂税、额外勒索和其他种种的摧残。她们抱头痛哭了一场，终于含着眼泪，丢开家传的手艺，去烤白薯，炸油饼，充当卖零食的小摊贩。常桂禄说到当时的情景，脸色变得阴沉沉的，身上好象在打颤。

北京和全国的解放，首先使她们感受到的最重大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她们的家庭特种手工艺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二年在北京天坛举行的物资交流大会，也正是“葡萄常”姑侄姊妹扬眉吐气的新时期的开始。她们所作的葡萄在国内外的销路都打开了。人们称赞常家的手艺是“巧夺天工”，争先向常桂禄要求订货。

“我这二姊七岁就能作活，如今我们就把她的名字常桂禄作我们的字号。”常桂寿插进一段话，特别夸奖她的姊姊。果然，在印好的招贴纸和卡片上，我看都是常桂禄的名字。原来她们从小没有机会读书，家庭的环境又封建、又迷信。常桂福年青的时候没有出嫁，到了三十六岁的那一年索性就当了尼姑。常桂禄、常桂寿看见姊姊不出嫁，当然也就作同样的打算，还有两个侄女受了姑姑的影响，也都下定了不出嫁的决心。当尼姑的既然不便主持家计，于是常桂禄就不能不作一家之主了。

这使我不禁连想到中国历代手工业者用一切方法保守技术秘密的许多悲剧，我疑心这个悲剧在常家一直演到如今还没有终场。

“你们不出嫁不是为了保守家传手艺的秘密吗？”我问。

“不是的。我们爱自在，才不想出嫁。”常桂寿很机智地抢先替她的姊姊作了这样的解释。她那瘦长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忽然又泛起了一层红晕。

“您怎么想当尼姑去了？”我转过来向着常桂福发问。

“我早年喜欢尼姑。……”她似乎早就准备了一句答话，而临时又有所踌躇。

恐怕这样的对话多少会刺激她们，我赶快换了话题，继续谈论她们现在的生活和生产的情形。

去年十一月间北京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看常家这几位姑侄姊妹的劳动条件还不够好。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我又听说常桂禄有一些顾虑。她害怕合作化以后要取消老字号，要集中到合作社去跟别人一起劳动；她觉得一百年来的家底就要完了，心里难过。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她们的老字号仍然照旧，也没有集中到合作社去，劳动条件却有很大的改善，外边的订货增加了一倍多，生产规模随着扩大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好光景出现在她们的面前。当我这次再来访问的时候，她们一见面就都笑逐颜开，同声称赞合作化是再好不过的，并且表示愿意顺着这条道儿走到底。她们说：“北京解放是我们手艺人的头一次解放，合作化是我们的又一次解放。”

我问了常家合作化前后的营业状况，可以看出来，区的领导机关对她们的特殊情况照顾得十分周到；她们在合作化的运动中相当如意，并且生产发展得很快。合作化以前她们每月平均流水是人民币八百元至九百元。合作化以后，今年二月份的流水就增加到一千二百元，最近的一个月增加到二千五百九十元。除了原材料、工资、税收等项支出以外，每月可以获得纯利百分之十五。她们五个姑侄姊妹，加上常桂禄的嫂嫂一共六个人，每人又都评定工资，每月各七十元到八十元不等。为了扩大生产和提高劳动效率，区里帮助她们从通县调来了两个烧玻璃球的“点炉工”，还招收了四个女徒弟。

常桂禄总结合作化的好处是：一，原料不缺；二，周转方便；三，税率减轻；四，技术提高；五，销路扩大。现在她们的产品远销外国，供不应求。有的订货单一次就要五万枝葡萄，使她们又喜又愁。喜的是营业发展非常快，愁的是手工生产赶不上。这是新的矛盾。她们已经进一步认识，只有推广技术，扩大生产，更